

红与黑

外国文学卷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司汤达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428
57D
4
C-4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红 与 黑

44B-4

(四)

[法] 司汤达 著

余天龙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著;余天龙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红… II. ①司… ②余…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4 号

红与黑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 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第五十二章 争 吵

共和国呵！今天，当一个人为了公众的利益，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时，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只知道寻欢作乐，虚荣浮华。在巴黎，一个人之被重视，不是根据他的人品，而是根据他的车马。

——拿破仑：《回忆录》

公爵是一个 50 岁的人，却穿得像个花花公子，走起路来趾高气扬。这人头尖鼻子大，一张脸像钩子似的向前突出，很难找到比他更高贵而又引人注目的派头了。

仆人匆忙地走进来报告：“××公爵先生到。”

“住嘴，蠢才。”公爵一边走，一边说道。他说得这样利落，而且这样有威风，使朱利安不由自主地想到，知道怎样对仆人发脾气，就是这位大人的全部学问了。朱利安抬起眼睛，立刻

又低下去。他完全猜中了这位新来的人的重要性，他担心自己若看他一眼会被认为有失检点。他的到来意味着要开会了。

“我向各位介绍教士索雷尔先生，”朱利安正在观察那人的相貌，突然被德·拉莫尔的声音打断了。侯爵说道，“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仅仅在一小时以前，我同他谈到了可能要赋予他的光荣使命。为了证明他的记忆力，他已经能够背出今天《每日新闻》的第一版了。”

“啊！就是关于那个可怜的 N 的国外消息……”屋主人说道。他急忙拿起报纸，由于要表现自己的重要性，他用一种滑稽的态度看着朱利安，向他说：“背吧，先生。”

室内一片沉寂，大家的眼睛都注视着朱利安，他背得非常之好，背到 20 行的时候，公爵向他说：“够了。”眼光像野猪的矮胖子坐下了，他是主席，他刚刚坐好，就指着一张玩纸牌的小桌给朱利安看，并且做个手势叫他把桌子搬到他的身边来。朱利安坐了下来，写字用具也都安放好了。他数了数坐在铺有绿毯的桌子周围的人共有 12 个。

“索雷尔先生，”公爵说道，“请你到隔壁屋子去，过一会会有人会请你进来的。”

屋主人露出不安的神色，“百叶窗还没有关好。”他向身旁的人低声说道，“从窗外偷看是没有用的。”他傻头傻脑地向朱利安高声嚷道。“我现在已经被拉去参与一个阴谋了，”朱利

安心里想，“好在不是一个会把我送到格雷沃广场去的阴谋。万一有危险，主要应由侯爵负责。但愿我有机会补偿我的疯狂行为可能给他造成的全部痛苦！”

他一面想着自己做的蠢事和种种不幸，还一面看着这个地方，要把它永远记住。只是在这时他才想起他没有听见侯爵把街名告诉仆人，而且侯爵是雇马车来的，他从来不这样做。

朱利安在沉思默想中留连了很久。这间客厅挂着镶了宽金边的红绒帷幔。在一张茶几上有一个大的象牙十字架，壁炉架上有一本德·梅斯特尔的《教皇论》，书边刷金，装帧十分精美。朱利安打开书看，装作没有听的样子。隔壁屋子里谈话的声音有时很高。最后，门开了，有人来请他。

“先生们，请注意，”主席说道，“从现在起，我们是在××公爵前面讲话。这位先生。”他指着朱利安说，“是一位年轻的教士，他忠诚于我们的神圣事业，因为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他可轻而易举地复述我们说的每一个字。”

“现在轮到先生发言。”他指着那个态度慈祥、穿上三四件背心的人说道。朱利安觉得最好称这位先生为穿背心的人。他展开纸，记录了很多。

（这里作者很想留下一页空白。“这未免太不雅观，”出版家说，“像这样轻松的作品，太不雅观，便是死亡。”

“政治，”作者回答道，“是缚在文学颈上的一块石头，不到

半年,它就把文学淹死了。政治在想象的趣味里,好比音乐演奏中的枪声,这声音并不怎么有力量,但很刺耳,它和任何乐器的声音都不协调。这种政治会得罪一半读者,并且使另外一半读者生厌,因为他们早晨在报纸上已经看到这种和政治有关的更特殊、更有力量的叙述了……”

“如果您的主人公不谈政治,”出版家说,“那他们就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您的书也就不再是一面镜子,如同您所宣扬的那样……”)

朱利安的会议记录已有26页之多,这里发表的不过是一份索然乏味的摘要,因为按照惯例,必须删去那些荒谬可笑的部分,而这类东西太多,实在令人生厌,而且也不太真实(请参阅《审判公报》)。

那个穿背心、态度慈祥的人(也许是个主教),不时微笑着,他的眼睛在松动的眼皮的围绕下,闪烁着奇特的光芒,表情也不像平时那么犹豫。这个大家让他首先向公爵(“究竟是什么公爵?”朱利安暗想道。)发言的人物,显然是为了要他陈述意见,执行代理检察长的职务,朱利安觉得他说话游移不定,结论含糊,正如人们经常责备一般法官的那样。在讨论中,公爵事实上甚至斥责了他。

在说了许多有关道德和宽容哲学的话以后,穿背心的人说道:

“高贵的英国,在一位不朽的伟人皮特的领导下,花费了

400 亿法郎来阻止革命。如果今天的会议,允许我坦率提出一个悲观的看法,我认为英国还不大懂得对付像波拿巴这样的人,特别是在人们只有依靠一大堆善良的意愿来进行抵制的时候,个人手段是唯一可以采用的决定性策略……”

“啊!又在赞美暗杀了!”屋主人带着不安和忧虑的情绪说道。

“做做好事,免了您那套感情的说教吧。”主席生气地叫道,他的野猪式的眼睛发出凶恶的光芒,“继续说下去。”他向穿背心的人说。主席的腮帮和前额都气得发紫了。

“高贵的英国,”那位发言人继续说道,“今天已经被压垮了,因为每个英国人在付出他的面包费之前,必须付出 400 亿法郎的利息,这 400 亿法郎是为了抵抗雅各宾党人花掉的。英国今天再没有皮特了……”

“它还有威灵顿公爵。”一个神气十足的军人说道。

“请肃静,先生们,”主席叫道,“如果我们吵个不休,我们把索雷尔先生请进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大家知道先生有很多意见。”公爵带着生气的态度说道,一面注视着那个打断他说话的人,这人从前是拿破仑部下的一位将军。

朱利安明白这句话是含沙射影,而且颇富攻击性。大家都微微地笑了,这位变节的将军简直要大发雷霆了。

“不会再有皮特了,先生们,”那位发言人继续说道,露出

一个人想说服听众时感到的失望沮丧的神情，“即使英国再有一个皮特，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欺骗国家两次……”

“这就是像波拿巴这样的所向披靡的将军今后不会再在法国出现的原因。”那位打岔的军人嚷道。

这一次主席和公爵都不敢发脾气，虽然朱利安相信在他们眼睛里看出很有发怒的意思。他们低下了眼睛，公爵也仅仅发出了一声使人家听得见的叹息。

但是那位发言人憋不住了。

“你们都希望我赶快讲完，”他激动地说道，把那种温文有礼的微笑和分寸得当的语言（朱利安认为这是他的性格的特征）完全抛在一边了，“你们希望我赶快讲完，你们一点不重视我所作的努力，我不愿叫任何人听了不舒服，不管他们的耳朵有多长。好吧，先生们，我的发言很简短。

“我可以用最通俗的话告诉你们：英国再也拿不出一文钱来用于这正义的事业了。即使皮特再度出现，用尽他的天才，也不能再欺骗英国的小地主，因为他们知道短暂的滑铁卢战役，已经耗费了他们 10 亿法郎。既然你们喜欢明确的话，”发言人继续说道，越来越激动，“我可以向你们说：你们自己解决吧！因为英国拿不出一个基尼来帮助你们，英国不出钱，奥、俄、普这些只能出力不能出钱的国家，他们和法国打仗，至多只能支持一两个战役罢了。

“你们可能希望雅各宾党人征集的年轻士兵，在第一个战

役里就被击败，也许在第二个战役里，但是在第三个战役里，你们有成见的眼睛也许把我看作是革命党徒，但是在第三个战役里，你们会遇到 1794 年的士兵，他们不再是 1792 年招募来的农民了。”

这时，有三四个人一齐打断他的话。

“先生，”主席向朱利安说道，“请您到隔壁房间里去，把记录的头一部分誊抄一遍吧。”朱利安感到非常遗憾地出去了。发言人刚刚提到的那些设想，正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

“他们害怕我嘲笑他们。”他暗想道。当他被叫回来时，德·拉莫尔先生正在发言，对他素有了解的朱利安，觉得他发言时那种严肃的态度非常滑稽：

“……是的，先生们，特别是对这个不幸的民族，我们可以这样说：

它是神，是桌子还是盆子呢？

“它将是神！寓言家叫道。先生们，这句崇高而深奥的名言，应该是属于你们的。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去行动吧！那么，高贵的法国就会再度出现，像我们的祖先所创建的那样，像我们在路易十六逝世以前还看见过的那样。”

“英国，至少是英国的贵族，和我们一样憎恨那些可耻的雅各宾派，没有英国的黄金，奥、俄、普三国只能作战两三次。

这样是否就能实现一次幸运的占领，像黎塞留先生在 1817 年那样愚蠢地浪费掉的占领呢？我却不那样想。”

这时又有人想打断他的话，但是被大家的嘘声淹没了。这次打岔的仍然是那位帝国时代的将军，他希望得到勋章，并且表明自己也是秘密照会的编写人。

“我却不那样想。”在这一片喧哗沉寂之后，德·拉莫尔先生再说道。他说话时特别着重“我”字，朱利安觉得他那种傲慢态度有趣极了。“表演得真好啊！”朱利安一面想，一面挥毫，他写得差不多和侯爵说得一样快，“侯爵用一句很恰当的话，就战胜了这位变节将军指挥的 20 个战役。”

“一次新的军事占领，”侯爵用极其审慎的口吻继续说道，“不仅是靠外国人的力量。凡是在《环球报》上撰写煽动性文章的青年，其中会出现三四千名青年军官，其中也许会有一个克莱贝尔、一个奥什、一个儒尔当和一个皮什格鲁那样有才干的将领，但最后一位较少善意。”

“我们没能对他进行表彰，”主席说道，“我们应使他名垂青史。”

“总之，法国必须有两个政党，”侯爵继续说道，“但不能仅仅是名义上的，我们应该有两个政见不同、立场迥异的政党。我们必须知道谁是我们应当摧毁的。一方面是新闻记者、选民、舆论、青年和所有崇拜青年的人。当他们被自己空话的声音搞得晕头转向时，我们就享有花费国家这一预算的切实好

处了。”

这时又有人打岔。

“您，先生，”侯爵以令人钦羡的高傲而又从容的态度向那打岔的人说道，“您没有花费，如果这个字眼您听来刺耳的话，您可是贪污了国家预算支出中的4万法郎，还有从王室经费中领来的8万法郎。”

“好吧，先生，既然您逼着我说，我就大胆地拿您作个例子。像您那曾经跟随圣路易参加十字军远征的高贵的祖先那样，为了这12万法郎，您至少应该让我们看见您的一个团、一个连，或者是半个连，那怕是50个人组成的半个连，准备好去打仗，不顾生死地忠于我们的事业。战死沙场。现在您身边只有一些仆人，遇到暴乱时，他们只会使您害怕罢了。

“先生们，朝廷、祭台和贵族，明天都会消灭，要是你们不能在每个省建立起一支500个忠心的人的队伍，我所说的忠心的人，不仅有法国人的勇武，而且还有西班牙人的坚定。

“这个部队的半数，应当是我们的子侄，也就是说，真正的贵族。他们每个人身边跟随着的，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一旦1815年事件再发生就佩带三色帽徽的小资产者，而是一个像卡特利诺那样纯朴和诚实的农民；我们的贵族将要教育他，要是可能的话，他将是他们的兄弟。让我们当中每个人牺牲他的进款的 $\frac{1}{5}$ ，用来在每个省组织一支有500个忠心的人的队伍。这样你们才可以指望一次外国军队的占领。外国军队

绝不会单独进占第戎,要是他们不能在每一个省找到 500 个友好的上兵。

“外国的君王不会听从你们的话,除非你们通知他们有 2 万个贵族已经准备好了拿起武器为他们打开法国的大门。你们会说这是件痛苦的事,但是,先生们,我们的脑袋是值得这个代价的。在言论自由和我们贵族的生存之间,存在着一场殊死战。当厂主,当农民,或者拿起枪杆,这由你们选择。你们尽可以胆子小一些,但千万不要愚蠢,睁开你们的眼睛吧。

“组织起你们的队伍,我要用雅各宾党人的歌词来激励你们,有朝一日会有某一位高贵的居斯塔夫-阿道尔夫,被君主制度面临的危险所激动,千里迢迢从他的国家赶来,他为你们所做的正如当年居斯塔夫为新教徒的亲王所做的一样。你们愿意继续空谈而不行动吗? 50 年后,在欧洲只有共和国的大总统,没有国王。随着 ROL(国王)这 3 个字母,僧侣和贵族也要一同消灭了。我只能看见一些候选人向肮脏的群众献媚。

“你们可不能说,现在法国没有一个为大家所爱戴、熟悉而值得信任的将军,军队只是保卫王室和教会的利益,所有有经验的老兵都被遣散,而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每一个团队里却有着 50 个上过火线的下级军官。

“有 25 万小资产者的青年醉心于战争……”

“不要再谈让人不快的事实了。”一个庄重的人用一种自

命不凡的语气说道,这人显然比教会里的一位权威人士还强烈,因为德·拉莫尔先生没有生气,而是惬意地笑了一笑,这对朱利安是个重大的发现。

“总而言之,先生们,不要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一个应该锯掉一条烂腿的人,如果向他的外科医生说:‘我这条腿是很健康的。’那一定是很不受欢迎的。让我引用这个比喻,这位高贵的××公爵,就是我们的外科医生。”

“重要的话终于说出了,”朱利安心想道,“要我星夜奔驰而去的地方就是……”

第五十三章 教士·自由

一切生物的第一条规律，
是保存自己，是生存。您播下
了毒芹，怎么能期望收获麦穗
呢？

——马基雅弗利

“一、英国没有一个基尼用来支持我们，节约和休谟哲学在那里是很时髦的。就是那些圣者，也不能给我们钱，而目布魯汉姆先生会嘲笑我们的。

“二、没有英国的金钱，欧洲的国王不可能为我们进行两次以上的战役，可是两次战役对付不了小资产阶级。

“三、在法国必须组织一个武装政党，否则欧洲的君上们甚至连两次战役都不会冒险进行。”

庄重的人继续发言，显然他熟悉情况，他陈述这些重大的事实，他那温和而恰当的语调引起朱利安极大的兴趣：

“还有第四点，我大胆地向你们明确提出的是：

“没有教士，在法国成立武装政党是不可能的。先生们，我冒昧地向你们指出这一点，因我可以向你们证明。你们必须把一切都给与教士。

“……，因为日夜忙于处理他们的事务，而且受才能很高的人们的指导，这些人远离时势风云，离开你们的国境有 300 里……”

“啊！罗马，罗马！”屋主人叫出来。

“先生，是的，罗马！”枢机主教神气十足地回答道：“不管在您年轻时流行过怎样俏皮的笑话，我可以大胆地说，在 1830 年，只有教士，受罗马指导的教士才有资格能向老百姓讲话。”“5 万个教士，在他们的首领指定的日子里，说出一样的话来，老百姓被教士的声音感动的程度，要比世上所有的歌词歪诗的力量大得多了，而士兵总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这人的讲话引起了议论的低语声。）

“教会远比你们目光敏锐，”枢机主教提高嗓子继续说道，“为了这个主要目标——在法国成立一个武装政党，你们采取的一切步骤，我们都采取过了。”说到这里，他列举许多事实……把 8 万支枪送到旺代去的是谁呢？……等等。

“教士如果没有他们的林木，就一无所有。一旦遇到战争，财政总监就会写信告诉他的办事人，除了教士们以外，没有其他要给钱的了。法国不信神，她却爱战争。不论是谁，只要给她战争，就会加倍地出名；因为作战，用通俗的话说吧，就

是使耶稣会的教士们挨饿；作战，就是把法国人——那些骄傲的怪物，从外国干涉的威胁下解放出来。”

主教的讲话，让听的人深表同感……“我看德·内尔瓦尔先生，”他继续说道，“应该离开内阁，他的名字总是招致不必要的愤怒。”

听到这句话，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一齐说话，“我又要被遣走了。”朱利安暗想道，但是那位明智的主席早已忘记朱利安的存在。

所有的眼睛都在寻觅朱利安认识的那个人，他就是首相德·内尔瓦尔先生，朱利安曾经在德·雷斯公爵先生的舞会上看见过他。

简直正如报纸上谈到议会的情况时所说的。足有一刻多钟，才终于安静了一些。

于是德·内尔瓦尔先生站起来，他用一种使徒的声调讲话：

“我决不向你们保证说我不留恋首相的职位。”

“先生们，看来事实可以证明，我的姓名引起许多温和派的反对，从而增加了雅各宾党人的力量。所以我很愿意辞职；但是对于少数人，天主的意向是明显的，我承担着一项使命，”他把眼睛盯着枢机主教补充道：“上天对我说过：你或者上断头台，或者重建法国君主制度，把议会的作用降低到路易十五时代高等法院的水平，而这一点，先生们，我将要做到。”说到